

本土文本

圆满

□文娟



绘图 瞿溢

江海新韵

手工诗坊作品小辑

一只根雕翻山越岭来到身旁

□徐玉娟

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
从一条路到另一条路
一只根雕
翻山越岭，
来到我的身旁

我用双手小心地捧起它
似乎能聆听到秦岭的心跳
我轻轻抚摸它，
似乎上面还留有
你手指的余温

折开一道防线，
又一道防线
打开一只包装盒
又打开一只，
被你悉心包裹的根雕
裸露了出来

很多时候，
我也在陌生的世界
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
又在你面前
逐一打开，直到露出
最真的面容
这些，也许都是命中注定

朝阳，或晚霞

□梦璇

飞鸟带来黎明
醒来的树木，
一株比一株青翠

很多时候
我们忽略朝阳，或晚霞

她坐在阳光下
手上的光斑，
像落地的梅花

进校那年，
我扎着马尾辫
她穿着蓝花裙

我不流泪，
只是望着窗外的她
她也不流泪，
只是望着——

如今，我穿着蓝花裙
她坐在阳光下

飞鸟落在树枝上，
叶子一阵喧哗
我们爱的这人间，
一天比一天苍老

关于前世的红楼

□厉雄

毫无遮掩，
挂在透凉的水上
用旧的词牌，
一遍又一遍洗涤话语
企图更换门楣

便远离十里，
遥遥无期的粮食
解救一尾鱼缸里的墨香
五彩顽石若隐若现
等候的黛月，逐渐失忆

残留的月光，
软软地卧在榻上
饲养着那些软声细语
一车车惶恐
在孤寂的小世界里
排练旧剧

灯光暗淡，
小楼载着柔弱的风
孵化宣纸上路过的山水
昨夜雨是一茬一茬
生长的思念
滴下的剧情
一次次地
纠缠着树洞的情绪

走一步

乡村来信

□柯桥

燕子赶在暴风雨到来之前
回到了屋檐下
闪电也没能记住
它们回家的样子

音乐终会戛然而止
而空气中
泥土的气息草木的清香
如此浓郁

草木庄稼没有翅膀
她们摇曳的身姿
拨响了万千琴弦
而屋顶的铁皮篷
总是铜锣的扮演者
一场盛大交响乐
在乡村

突然间仿佛明白
多年前
一个少年为什么在暴风雨中
狂奔歌唱
跪下双膝亲吻脚下的大地草叶

燕子重回洗净的天空
每一寸盘旋都是赞美

阳光好的时候

□刘颖

阳光好的时候
我跟泥墙一样
忍不住想把院子里的枣花
送到门外
让它们开到天边去

而村头的西坡，
它哪都不想去
它跟外婆
是一对僻静的邻居
它给外婆送野花，
制造玫瑰的气息
也送一些蝴蝶替她飞
生前没出过村子的外婆
终于获得了远方

草垛

□倪霞

以诗人的名义写下
一根草在秋天的门槛
被镰刀开始的命运
来自生命的反光
并无褪色的迹象

将时间凝聚
在历史的桌面
安静如初地坐着
几度倾斜的力
问人世更迭

一垛草
一根紧挨着一根
走出藏鼠的秋季
风从浩空吹过
雨说下就下——
密谋一场
不易察觉的霉变

草垛不是一条蛇的传说
它身体里藏着什么？
土布军装里
燃出的深沉玫瑰？
赤五角星的锐铁尖角？
它的体内
住着一个灵魂
安顿着冒家血脉
那不灭的信仰

这种场合，女人是不好插手的，这是阿公立下的规矩。

伯父对着阿婆：老娘，这是你的主意？

阿婆目光坚定：那还能假！

随着这行人的到来，阿婆一扫阴郁，眼神特别敞亮。

那以后……以后怎么办？伯父哭丧着脸。

阿婆女儿淡笑一声：以后没你们的事，咱桥归桥，路归路，从此一刀两断！

不行！绝对不行！被人戳脊梁骨的事咱不能做！我爷说。

现在晓得，晚啦！一向慈眉善目的阿婆女儿，此刻活脱一柄铁扫帚。

老娘，你要想清楚！伯父搓着头发，好像没反应过来。

老娘，你千万想清爽！爷两只眼睛乌子涨得通红通红。

阿婆的榆树皮像一棱棱冰霜：老早想清楚了！

我拖着阿婆，边哭边哀求：阿婆你别走，等我有钱了，我给你吃给你喝。我又在安慰阿婆，尽管，这样的安慰在此时此刻显得特别苍白特别无力。

阿婆无动于衷。

小弟说哭啥哭，要回来的。阿婆没带过小弟，双方缺少感情。

从那以后，我经常梦到阿婆。梦里的阿婆，似乎很不快乐。好几次，我清清楚楚听见阿婆在叫“毛头”。我想回，嗓子却像被卡住，我挣扎着，抽泣着，眼泪像决堤的河水。

大学毕业那个暑假，我从校门出发，直接踏上了去江北的行程。

我替阿婆带了好多吃的，另外，我也稍稍攒了几个钱，这些钱，都是平时伙食费里抠出来的。

路在嘴边。这是阿婆教的，小时候迷过路，阿婆说嘴巴长了干啥的？

根据当地人指点，很快找到了阿婆女儿家，无奈大门紧闭，连篱笆门也关得严丝合缝。假如阿婆在屋里，肯定会听到我的呼唤；假如阿婆在屋里，肯定会替我开门。我把好吃的归拢一块，与不多的几个钱，一起搁篱笆门旁边，

一步三回，阿婆，你在哪里？

我把耳朵贴紧电话。

对方终于打破沉默，再次发声：妹子，说来话长呢，时间不允许，能否等几天？

一个月，没音信，又一个月，仍没音信。电话过去，关机。

我决定找阿哥帮忙，人多主意多，关键时刻，非男人出马不可，遥想当年，阿婆女儿不就动用了三个男人。但是对于爷娘对于小弟，将隐瞒进行到底。至于我老公，毕竟外姓，压根儿没给动静，家丑不可外扬，阿婆的事，从头至尾，从内到外，我认为是一件丑事。

阿哥与我所在城市距离一二百里，平时各忙各的生计，一年难得碰一次，但凡有求于阿哥的事，阿哥从不推托。像前年，我跟风打算替孩子存套海景房，缺首付，打电话问阿哥借，阿哥愣都不打，说马上。马上就马上，几分钟，钱到了户头上。

阿哥说阿妹你太天真，事情没你想象得简单。我也寻过阿婆，没寻到。原来，阿哥也去过江北。不去才怪呢，当年阿哥得知阿婆被江北人接走后，与伯父伯母狠狠吵了一架。

阿哥，你看见阿婆女儿了吗？

看见了，那时她还健在，先高低不理睬我，逼急了，说阿婆根本不在她屋里，在阿婆儿子那里。

儿子？阿婆哪来的儿子？我直接蒙圈。

是啊，她解释是阿婆撒了谎，阿婆其实有儿子的，在啥地方她也搞不清，一会天津一会东北。

怪不得大娥支支吾吾没名堂。

怀疑归怀疑，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不能惊动到爷娘，免得越搅越浑。一直想再去一趟，没抽得开身。

这次会有结果吗？我有点担心。

江南江北，一桥飞架，很快，车轱辘滚到了江北地界。眼前四通八达的水泥路，彻底颠覆了我的记忆。阿哥也是，把方向盘拜托给了导航。我说路在嘴边，要不要下车问问？阿哥说不用，大概位置错不了，大娥家屋前有条河，屋西北角有变压器。

出发之前，我问阿哥要不要先联系下大娥？阿哥说不用惊动，大

娥是留守妇女，在家照顾孙子，老公及儿子媳妇在外打工。阿哥手下有名工人，恰巧与大娥一个乡，还与大娥老公一块打过工。

眼前的大娥，同样颠覆了我的记忆。或许，这种感觉是彼此的，岁月可曾饶过谁？

恐怕是阿哥的缘故，大娥比电话里热情，一边寒暄一边放下手里的活，去开冰箱门。阿哥说不用麻烦，这就去街上找馆子。为了接我，阿哥绕了几十公里，没顾上吃早饭。

大娥说哪能，人到人家来，穷归穷，一顿饭管得起。

这是大娥第三次说自己“穷”。大娥家条件一般，直上直下二层小楼，白墙壁，淡黄色地砖，整洁，干净，没一样多余的什物。我特别留意了下，篱笆墙被砖头水泥替代，原来篱笆门的位置，栽了几株紫色的菊，铜钱大小的花骨朵看起来非常眼熟。我喊过阿哥，大娥跟了过来，称娘从江南挖回来的，看看，多少年了，屋前屋后移栽了好几次，仍一开一捧。我想起来了，喜欢侍弄花草草的伯父，曾在屋前栽种过一模一样的菊。没记错的话，这叫“悬崖菊”。

阿哥不失时机朝我丢个眼色。

我打开汽车后备箱，把牛奶、水果、香烟、酒……一样一样搬出来，大娥没拒绝，眼圈却泛了红：你们兄妹有良心，一次次找阿婆。可是阿婆早就不在在了，我娘也不在了，我寻思来寻思去不能瞒你们，否则，对不住我良心。阿婆墓地在另外一个乡，那边，那边（大娥朝东南方向指了指），过去十几里，我与娘从来没去过。忌日是农历三月三，江南过来第二年的农历三月三，阿婆就走了，等我娘晓得，已经入土为安了。

怎么回事？你们为啥不晓得？你们为啥不去？你娘不是说阿婆去了儿子那吗？还有，阿婆身体好好的，怎么就……阿哥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是的，我们只能“疑问”，而且是“平静”地疑问，大娥能说出真相，已经谢天谢地。

这是我娘在撒谎。大娥头低了低，躲闪了一下眼神：阿婆没有儿子。那次阿婆只身来江北，本意是投奔我娘，不料途中遇到酒糟鼻，就

养虫记

□程然

明看见伏在草根下，一窜不见了，草太密，迷眼；墙缝里也有，要用水灌，没有瓶子，再说井很远，河更远，主人发现了还有一顿臭骂。烂瓦碎砖堆里的蟋蟀最好捉，目标明确，不易躲藏。几个人围住，掀瓦，说不定瓦下有一对，扒砖，可能砖下有一双。蟋蟀分公母，公的二尾，母的三尾，我们只捉二尾，偶尔也捉三尾。突然看见我们的蟋蟀，有片刻犹豫，而捉者已将手指曲成碗状，准备罩过去，这一罩，除了准确之外，力度的大小很关键，力度太大会变形，原来的“碗”就变成了“板”，腿断，肚裂，头扭，蟋蟀不死即伤。待一堆砖瓦变成一地砖瓦，我们转战下一堆。捉到的蟋蟀放在火柴盒里。那时，大人抽烟，着炉子都用火柴，空盒子多，我们用糨糊粘起来，做成办公桌样子，一个盒子关一只。傍晚，几个“办公桌”都满了，回家。

捉蟋蟀是为了看它们斗。我们从食堂里弄来饭钵，钵底用水泥铺平，还备一个大缸，缸底铺些细泥。将两只蟋蟀放在钵中，先用蟋蟀草撩拨，等它们张开嘴（俗称“开钳”），鼓翅鸣叫，迅速撒出草。所有的人，蹲着的，站着的，都屏住呼吸，瞪大眼睛，只见，两只张开的钳子紧紧地

咬合住，身子贴住钵底，两条大腿拼命往前顶，时而你进我退，时而我进你退，进退之间，突然一只发力，钳子使劲一扭，另一只翻身朝天，六脚乱蹬，挣脱后，在钵中鼠窜。胜者，一边穷追，一边“瞿瞿瞿”鸣叫。看的人大吐一口气，仿佛刚才打斗的就是自己。而且赢了。如此这般，两两相斗，胜者住钵，败者如残缺，当场摔死，其余丢于缸中。放几粒饭，缸深，敞开，蟋蟀蹦不出，钵浅，盖上。有时放着母蟋蟀入钵，与公蟋蟀做一夜夫妻，据说第二天更能斗争。第二天再让钵中的蟋蟀斗，按强弱分出等级，号头盆、二盆、三盆……，类似元帅、将军、校、尉。有一次，外公来了，看我们斗蟋蟀，临走，说他那儿有蟋蟀罐，让我去拿。缸体瓦青，盖上有花纹，罐底有印，还有水池、过笼。这才知道，把一只蟋蟀从这个钵移到另一个钵，是用过笼，而不必用手。从此，装备更新，头盆、二盆不再住钵，改住罐，真正的蟋蟀罐。晚上听着罐中的蟋蟀入眠，一夜无梦。

儿时的夏天，一直是蟋蟀陪伴。如今，一到夏天，我总是寻找蟋蟀的声音，听到，但偶尔。书架上有两个蟋蟀罐，很多年前景德镇买的，一直空着。

民间写真

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玩具，夏天一到，满世界的虫子就成了我们的玩具。

树上有知了，颜色和树皮差不多，藏在树叶间，但是骗不了我们的眼睛，“这儿一个”“那儿一个”，有人指点，有人伸出竹竿。竹竿前端粘着面筋，或者用布做个套子。轻轻地，轻轻地靠近，对准，突然杵过去。有时只听一声“吱”地飞走，还洒下几滴尿。伸竹竿的人脸上有懊悔，不仅因为没捉到，还因为竹竿被别人抢去了。傍晚，每人手上都有了几只知了，有哑子，有叫子，用手紧捏叫子身子两侧，一路叫。回家，用火钳夹住，在火上烤，一阵青烟后，撕开背部的壳，有丝状的肉，一点点，抠出吃，很香。

要下雨的时候，天上满是蜻蜓飞，黄色的。其实蜻蜓有好多种，除了黄色的，还有头部是青色，尾巴是黑色的，比黄色的大得多，还有头部是蓝色的，比黄色的小得多，只有缝衣针那么长。我们喜欢捉青色的，比较笨。它不像蝴蝶或者蜜蜂，不会歇在花朵上，而是歇在菜叶或者芦叶上，抖抖翅膀，两只眼睛骨碌骨碌转，一